

早期基督教习俗中的异教因素^{*}

林中泽

随着基督教的成功崛起，许多异教习俗不是被完全抛弃，而是被逐渐地改造成为基督教习俗。基督徒的许多葬俗，都可以从异教世界的相关习俗中找到原型；基督徒的梦幻和异像，与异教梦兆密切相关；基督徒的许多重要节庆，也可以溯源到希腊罗马世界乃至遥远的东方。基督教习俗虽然与异教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但它绝不是后者的简单翻新，它在采用后者的某些形式的同时，必然也要赋予其全新的内容。早期基督教对异教习俗的广泛吸纳，说明了文化包容正是该教的一大显著特征。

关键词：早期基督教 习俗 异教因素 希腊罗马文化

作者：林中泽，1956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元392年，随着提奥多西（Theodosius，377-395年）正式禁止异教的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与各色各样的异教教派进行着长期竞争的基督教，终于独占鳌头，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代的多神教文明被消灭殆尽；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文明进行交流的特殊表现形式，作为胜利者的基督教，要完全免除其对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基督教的成功必然要以它对于异教文明中的某些要素的包容为代价。也就是说，由于基督教的成功崛起，异教的一些要素便逐渐地转化为基督教所有。基督教对于异教文明的继承，在社会习俗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文将从葬俗、征兆和节庆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异教世界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前者的包容性特征。

一、临终圣餐与平安之吻

罗马时代及中世纪的基督徒，均有为垂死者喂食临终圣餐的习惯，即在垂死者即将离世的前夕向其提供最后一餐，具体做法是把经过祝祷后的一小片饼或面包和一点葡萄酒放入垂死者的嘴里，这被教会理解为是垂死者最后一次接受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公元441年的奥朗日公会议（Council of Orange）解释道：给予死者圣餐主要是为了抚慰死者。^②

“临终圣餐”的拉丁文形式为 *viaticum*，其原意是“为旅行所准备的旅资”，由此可以推想，它最初时并不仅仅指一种食物，而是指包括食品在内的与旅行有关的物品；基督徒的临终圣餐，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通俗信仰研究”（07JA770025；07I03）的阶段性成果。

②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93.

实来源于异教徒为死者准备的死后旅行所需的旅费。根据古代希腊传说，人死后，其阴魂由赫耳墨斯（Hermes）送至冥河，然后乘坐卡戎（Charon）的渡船前往地府的门口，阴魂坐渡船时要付钱，为此古希腊人要在死者口中放入一枚硬币。^① 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谈到类似的传说：大力神赫拉克里斯（Hercules）打算到地府去寻找尤里皮德斯（Euripides），他被告知，他将要渡过一个湖，一名老渡工将摆船渡他过去，收费是两个欧布鲁斯（obols：古希腊货币）。二世纪末的希腊作家卢西安（Lucian）也说道，人死后，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一个硬币在死者嘴里以便付给冥河渡人。^② 希腊人的这种传说和习俗很快就为罗马人所接受。不过，viaticum 一词在罗马人当中有着更为丰富的涵义，它不仅仅指放入死者口中的硬币，而且还指罗马官员出差时所携带的旅费或旅行用品，同时也指一种旅行前的饯行宴会。罗马剧作家波洛图斯（Plautus，前 254 - 184 年）提到，他曾为将去旅行的姐姐准备过一顿晚宴，称该晚宴为 viaticum；帝国初年的罗马诗人荷拉斯谈到有一位旅行家的箱子被破开，viaticum 被盗窃一空，^③ 这里的 viaticum，显然是指“旅行用品”。这种词义上的表面歧异无法掩盖其本质性涵义：在讲拉丁语的罗马人那里，viaticum 一词最初必定与外出旅行有关。由于死者的阴魂从这个世界抵达地府的过程也被理解成一种旅行，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一个推论：原先仅具有世俗意义的 viaticum 一词，只是到了后来因为想象力扩大的结果，才被推行到死人世界的。

与希腊罗马的异教徒一样，早期的基督徒也把死亡过程理解为灵魂从这个世界抵达另一个世界的旅行，因此，这种带有“旅资”性质的仪式，便借助临终圣餐的途径，被顺理成章地吸纳成为基督教的仪式。既然是一种旅资，它就具有了储备的意义，于是就不能在出发之前被花光；根据这一原理，临终圣餐只能被含在垂死者的口中，如果不小心被吞咽了下去，仪式便告无效，这意味着要重来一次。例如根据《美拉尼亚传》（*Life of Melania*）的记载，圣徒美拉尼亚的叔叔沃卢西安（Volusian）曾三次领受临终圣餐，美拉尼亚本人在死前也领受过三次临终圣餐。^④ 在当时的基督徒观念中，一个人的最大损失，就是在未曾领受临终圣餐的情况下便死去；一个人所受的最大惩罚，莫过于被剥夺了领受临终圣餐的权利。因此，最初的一些地方教会拒绝给犯有大罪的垂死者施行临终圣餐礼，以作为一种惩戒手段。后来的教会当局则基于基督普遍慈爱的理由，要求神父们高度尊重罪犯领受临终圣餐的权利。领受临终圣餐的权利对于一个人的得救来说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一种陋习，即把圣餐给予死者。这种习俗在 4 至 7 世纪时特别流行，这自然引起教会当局的不安，因此该时段内的历届公会议均对这一陋习进行谴责，其主要理由是死尸完全缺乏领受圣餐的功能。活跃于 4 世纪后期的希腊教父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347 - 407 年）在布道时也抨击了这一陋习，他说：当基督说“除非你们吃我的肉和喝我的血”时，他是说给活人听的，而不是说给死人听的。^⑤

早期基督徒葬俗中的另一种仪式是，当尸体被抬入教堂之后，主礼神父便走近尸体为其作短暂祷告，祷告完毕，他即俯身给尸体一个吻，其他在场的人便都跟着他向尸体作最后吻别，这被

① Richard Cavendish ed., *Mythology: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rbis Publishing Limited, London, 1980, p. 135.

②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94.

③ *The Epistles of Horace* (Bilingual Edition), ed. by David Ferr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Bilingual Edition, 2002, I, 17, 54.

④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97.

⑤ *Saint Chrysostom's Homilies on the Epistles of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Nicene and Post - 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art 12, by Saints John Chrysostom and Philip Schaff,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Homily 40 in I Corinthians 1.

称作“平安之吻”(kiss of peace)。早期基督徒的平安之吻，与异教世界中普遍流行的用嘴接住垂死者的最后气息的习俗有一定的关联。古人相信，一个人在断气时所呼出的那口气息便是此人的灵魂，在死者的灵魂离开肉体的最后时刻，如果他最亲近的人能够亲自用嘴接住它，那对于死者来说将起到难以替代的抚慰作用。因此，死刑犯人临刑前的最大的要求常常是请自己的亲人用嘴接住他最后呼出的气息。西塞罗就提到，许多母亲整夜地呆在监狱外面，等待着儿子们死期的到来，以便用自己的嘴接住孩子临死前的灵气。^① 维吉尔也提到，当迦太基女王狄多因情人埃涅亚斯的离去而自杀时，她的姐姐要求用自己的嘴唇接住妹妹那苟延残喘的气息。^② 苏维托尼乌斯告诉我们，重病中的屋大维就是在其妻子丽维娅的亲吻中断了气的。^③ 犹太人也有与死者亲吻的习惯，例如雅各（即以色列）死后，约瑟伏在父亲身上痛哭，并与他亲吻。^④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罗马异教世界对垂死者所施行的亲吻礼，仅限于发生在死者临终的前夕，而不能像后来的基督徒那样，发生在死后的丧礼上。异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把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世界截然分开，在他们看来，人一旦死去，便立刻进入到充满污秽的死人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活人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常常玷污活人。普林尼叙述说，在罗马的葬俗中，搁置死者的房门前必须堆放有树枝，目的是为了提醒过路人特别是祭司不要进入该房，因为他们一看见尸体就会被玷污。^⑤ 古人宗教意义上的洁净是与其世俗意义上的洁净互为表里的，因此在某些特殊的年代里，活人间的亲昵行为也被认为具有玷污的危险。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由于害怕瘟疫的蔓延，提比略皇帝曾经立法禁止亲吻礼，因为接吻被认为不仅有害于道德，更有害于健康，它会传播来自东方的斑疹病。^⑥

基督教则打破了死人与活人亲密接触的禁忌。在基督徒看来，一个人的死亡不过是他进入来世永生的小小转折，由于死后的人均要复活接受基督的最后审判，这种复活是肉体复活，人的尸体因而变得弥足珍贵，活人与死尸是血肉相通的，于是活人世界与死人世界之间的藩篱便被彻底摧毁了。平安之吻发生在死后，这恰恰反映了在活人与死人的关系问题上，基督教对于希腊罗马异教及犹太教有关洁净原则的背叛。这种背叛虽肇始于平安之吻，却鼎盛于圣物崇拜。

二、尸体的整理、清洗与涂油

根据基督教传统，基督徒死后，首先必须由死者的至亲或朋友为其合上眼睛和嘴巴。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在描述死于罗马瘟疫的教会人士时曾谈到：死者的亲人“张开双臂把圣徒的尸体拥在怀里，合上他们的眼睛，闭上他们的嘴巴。”^⑦ 奥古斯丁在其自传中也谈到，母亲莫尼卡死后，他为其合上双眼。^⑧ 尼萨的格列哥里（Gregory of Nyssa）描

① Cicero, *In Verronem*, V, 45, 118, 参看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01.

② Vergil, *Aeneid*, Everyman's Library, 1992, IV, 683 - 685.

③ Tranquillus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Echo Library, 2006, Book 2 'Life of Divus Augustus', Chapter 99.

④ Liber Genesis, 50: 1. 本文使用的圣经版本为 *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m versionem,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94, 所涉篇名及人名按新教习惯译出，下同。

⑤ Pliny the Old, *Natural History: A Selection*, Penguin Classics, 1991, XVI, 10, 49.

⑥ Tranquillus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Echo Library, 2006, Book 3 'Life of Tiberius,' Chapter 34.

⑦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Church History*,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2007, Book VII, Chapter 22, 9.

⑧ *Augustini Confessiones*,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8, IX, 12, 29.

述了他姐姐圣玛科丽娜死时的状况，他说她的眼睛不需要被合上，因为它们就像睡着一样已被眼睑覆盖了；她的口也适当地闭上了；她的整个躯体自动地展现出合适的姿态。^① 安布罗斯对于自己没能死在兄长的前面而感到遗憾，因为如果自己先死了，兄长和姐姐就会为自己合上眼睛，而不是自己为兄长合上眼睛。^② 这些例子表明，给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是早期基督徒葬俗中的通常做法。

基督徒这一习俗实际上也来自希腊罗马异教世界。在古希腊，至亲或朋友为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这被看作是死者的基本权利。据荷马的描述，当奥德修斯杀死了索库斯之后，他注视着索库斯的尸体说道“啊，可怜的家伙，在你死的时候，你的父亲和女王般的母亲已经无法为你合上双眼了。”^③ 荷马还提到，阿伽门农称妻子克吕特涅斯特拉是一名无耻的女人，因为尽管自己正在走下阴间，她也不会用双手合上自己的双眼和嘴巴。^④ 这说明早在迈锡尼时代，由至亲或朋友为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的习俗就已经很流行。收藏于罗浮宫博物馆的一件希腊陶瓶上的彩绘也表现了类似的场面：一名死者正躺在丧床上，他前面的一名妇女用一条专用的颈带把死者的眼睛和嘴巴合上。^⑤ 这一习俗也被罗马人所采纳。维吉尔提到，在尤里拉斯死时，他的母亲因没能在葬礼上为自己的儿子合上眼睛而感到哀伤和痛苦。^⑥ 奥维德也感叹说，他一想到自己将客死于异国他乡，就会为没有友谊的手来为自己合上双眼而悲伤；他还说，他能够在自己的最后时刻里、在面向故乡的天空时妻子会用手合上自己的眼睛。^⑦ 一个属于罗马早期的骨灰缸上也描述了类似的仪式：死者躺在一张床上，其后面站着一名妇女，她用双手把死者的眼睛合上。^⑧

对于异教徒来说，为死者合上眼睛和嘴巴的习俗，可能与古代的迷信观念有一定的联系。在古人看来，如果让死者睁着眼睛和张开嘴巴下葬，他的阴魂将因得不到完全释放而会经常骚扰活着的亲友；因此合上死者的眼睛和嘴巴，实际上是帮助死者把阴魂从肉体内全部释放出来，这无论是对于死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基督徒在继承了这种习俗的同时，未必会继承这种迷信的观念；在基督徒那里，合上死者的眼睛和嘴巴，只是象征着死者离世时的安详状态而已。

死者的眼睛和嘴巴一经合上，亲属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尸体进行清洗。这种习俗在新约中有所反映，例如《使徒行传》提到约帕（即雅法）城的一名广行善事的女基督徒塔比莎（Tabitha）因病去世，有人把她的尸体清洗了，并把其停放在阁楼上。^⑨ 写成于2世纪中叶的《彼得福音》，就耶稣之死一事，补充了正典福音书中所没有的一个细节：在耶稣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后，阿里

-
- ① Gregory of Nyssa, *Life of St. Macrinae*,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07.
- ② *St. Ambrose: Select Works and Letter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On the Death of Satyrus,' I, 34.
- ③ Homer, *The Iliad*,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edition, 2003, XI, 452 - 453.
- ④ Homer, *The Odyssey*, Penguin Classics, 1999, XI, 424 - 426.
- ⑤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06.
- ⑥ Vergil, *Aeneid*, Everyman's Library, 1992, IX, 486 - 487.
- ⑦ Ovid, *The Poems of Exile: Tristia and the Black Sea Lett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Tristia', III, 3, 43 - 44; IV, 3, 43 - 44.
- ⑧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06.
- ⑨ Actus Apostolorum, 9: 37.

马西亚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曾为他清洗过尸体。^① 写成于公元 200 年前后的《彼得行传》则提到，彼得受难后，有一位名叫马歇鲁斯（Marcellus）的基督徒从十字架上取下了彼得的尸体，并用牛奶和酒为其清洗。^② 活跃于 2 - 3 世纪之交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预测自己的未来说“当我的尸体被清洗之后，可能是僵直和苍白的。”^③ 历史学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lexandria）告诉我们，3 世纪的瘟疫使人口大量死亡，此时的基督徒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走上街头收捡死尸，给它们清洗、整理和埋葬。^④ 由此可见，清洗尸体是早期基督徒当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习俗。

其实，清洗尸体的习俗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根据鲁士先生的调查，古埃及人把清洗死者尸体看作是服侍诸神的神圣仪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埃及祭司每天早晨进入神庙时，都要用八桶水来洗刷众神的雕像；人们对于死者也要尽同样的义务，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把死者改造成为可以与神相媲美的有福者。^⑤ 古希腊人也保存着为死者清洗尸体的习惯。荷马提到阿卡琉斯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战死之后，其尸体被用温水来清洗。^⑥ 希腊的瓶画常常描述为死者清洗尸体的场面。据说，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曾自行洗干净自己的躯体，以便省去妇女们履行这一程序的麻烦。^⑦ 拉丁作家也频频提及这一习俗。奥维德曾经哀叹自己若死在异国他乡，当尸体被从床上取下来清洗时，没有人会为他哭丧。^⑧ 维吉尔描述道，埃涅亚斯的号手弥塞诺斯被海怪害死后，人们取来了温水和火，准备为他冰冷的尸体进行清洗和涂油。^⑨ 有人推测说，用温水清洗死者尸体，与对尸体大声叫喊具有相同的目的，即确证死亡已经来临，因为如果是处于假死状态的话，热水会使其复活过来。^⑩ 一般而言，清洗尸体的任务是由死者至亲中的年长女性来完成的，到了后来则常由专业的殡葬人员来完成。

据鲁士先生说，犹太人也有用热水清洗尸体的习惯。^⑪ 然而，旧约中并未明确提及这一习俗，因此可以初步推定，犹太人是在旧约各卷完成之后的较晚的时期里，在外邦人的影响下逐步接受该习俗的。如果《彼得福音》所载属实，即耶稣的尸体在下葬前的确被按照一定的仪式清洗过，那么基督教的这一习俗无疑直接来源于犹太人；如果这一记载是后人的穿凿附会，那么基督徒为死者清洗尸体的做法，便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异教徒。不过，考虑到最初具有犹太人血统的

① ‘Gospels of Peter’, 6, 26, 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Edited by Wilhelm Schneemelcher,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R. McL. Wilson, Volume One, Gospels and Related Writings, Lutterworth Press, 1963.

② ‘Acts of Peter’, ‘The Vercelli Acts’ 3, 40, 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Edited by Wilhelm Schneemelcher,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R. McL. Wilson, Volume Two, Writings Relating to the Apostles, Apocalypses and Related Subjects, Lutterworth Press, 1965.

③ *The Apology by Tertullian*,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XLII, 2.

④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Church History*,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2007, Book VII, Chapter 22, 9.

⑤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12.

⑥ Homer, *The Iliad*,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edition, 2003, XVIII, 348 - 350.

⑦ Pauline Schmitt Pantel ed.,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I.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68.

⑧ Ovid, *The Poems of Exile: Tristia and the Black Sea Lett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Tristia’, III, 3, 37 - 40.

⑨ Vergil, *Aeneid*, Everyman’s Library, 1992, VI, 218 - 219.

⑩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13.

⑪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14.

基督徒较多采纳该习俗这一事实，我们便宁愿相信前者而不是后者。

此外，早期基督徒还习惯于为死者涂抹香油或香料，这主要是为了尸体防腐的目的。根据马可的记载，耶稣死后被放入坟墓的第三天，几名妇女买了香膏，准备去涂抹耶稣的尸体。^① 可见以后基督徒为死者涂香或涂油，是有据可依的。据说在彼得死后，马歇鲁斯割了 7 麦那乳香、50 麦那没药和沉香及印度花瓣来为彼得的尸体涂香防腐。^② 德尔图良也提到过这一习俗，他说基督徒在生时藐视香料和香油的使用，可是却任意使用它们在其死者身上。^③ 在菲利克斯的作品中，异教徒攻击基督徒说“你们从来不用花冠带于头上，身上从来不洒香气；可是你们却为你们的葬礼使用香油。”^④ 这说明基督徒的确把香料和香油的使用对象限制在死者身上。尼萨的格列哥里在为安条克主教梅里提乌斯所作的葬礼演讲上，提到这位主教的尸体将被用大量的香料来涂抹。^⑤ 除了在尸体上涂抹香料、香油或喷洒香水以外，为了防止尸体在坟墓里过早腐烂，有些地方的基督徒把尸体埋在石灰中，一般的做法是把石灰放置在两张裹尸布中间，然后尸体再被用裹尸布包裹起来。还有一种防止尸体腐坏的做法，便是放几瓶香料在坟墓里。据《彼得行传》的记载，马歇鲁斯曾用阿提卡蜜糖充塞了整个大理石棺材，这显然是出于尸体防腐的目的。^⑥ 另据鲁士先生的报道，在许多基督徒的地下墓窖中，常常可以见到充满着红色液体的小玻璃瓶，这些液体也许具有防腐的功能。^⑦ 在埃及，一些基督徒不仅为死者涂抹香料和香油，而且把尸体制作成木乃伊，它们不是被埋葬于地下，而是被长期存放于亲属的房屋里；这种习俗被一些有识之士当作是陋习。^⑧

为尸体涂抹香料或香油的习俗，最初也是来自异教世界。荷马经常提到给尸体涂油的仪式，如阿卡琉斯的挚友帕特洛克罗斯死后，其尸体被用橄榄油涂抹，他身上的伤口充满着新鲜的软膏；^⑨ 特洛伊军队的统帅赫克托尔（Hector）被杀之后，其尸体也同样被用油来涂抹。^⑩ 罗马人更是经常用到香油和香料。据普林尼说，罗马人用在死者身上的香料主要是盐、雪松树脂、蜜糖、没药、香脂等。^⑪ 据西赛罗透露，早期的罗马人在使用香料方面就已经太过于奢侈，以至于

① Secundum Marcum, 16: 1.

② ‘Acts of Peter’, 40, 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Edited by Wilhelm Schneemelcher,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R. McL. Wilson, Volume Two, Writings Relating to the Apostles, Apocalypses and Related Subjects, Lutterworth Press, 1965.

③ *The Apology by Tertullian*,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XLII, 7.

④ Minucius Felix, *The Octaviu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XII, 6.

⑤ Gregory of Nyssa, De Meletio, 参看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23.

⑥ ‘Acts of Peter’, 40, 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Edited by Wilhelm Schneemelcher,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R. McL. Wilson, Volume Two, Writings Relating to the Apostles, Apocalypses and Related Subjects, Lutterworth Press, 1965.

⑦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125.

⑧ Athanasius, *The Life of Antony and the Letters to Marcellinus*, Paulist Press, 1979, ‘The Life and Affairs of Our Holy Father Antony’, 90.

⑨ Homer, *The Iliad*,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edition, 2003, XVIII, 350 – 351.

⑩ Homer, *The Iliad*, Penguin Classics; Revised edition, 2003, XXIV, 587.

⑪ Pliny the Old, *Natural History: A Selection*, Penguin Classics, 1991, XXXI, 9, 45.

《十二铜表法》对于涂油礼的开销进行了限制。^① 在共和国的大部分时期里，罗马人盛行火葬，^② 这种葬式的流行不仅没有遏制涂油礼的蔓延，它反倒刺激了这一习俗向着更加奢侈的方向发展：如今除了在尸体焚化之前要给它涂油之外，还要为焚化之后的遗骸实施第二次涂油礼，即要对从灰烬中捡起的骨灰涂抹香油或喷洒香料和软膏。维吉尔提到，埃涅亚斯的号手弥塞诺斯被海怪溺死后，其遗骸和火葬堆的余烬均被用酒来浸泡。^③ 奥维德也谈到，一名叫安娜的女人在为姐姐举办的丧礼上，把后者的骨灰浸泡在混合有露珠的香料中。^④ 当然，在为尸体作防腐处理方面最为讲究的当数埃及人，希罗多德曾详细描述过他们制作人体木乃伊的三种形式，其中即使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去除了内脏的尸体也必须在硝石液中浸泡七十天后才能进入墓地。^⑤ 犹太人虽然没有制作木乃伊的习惯，但他们也喜欢用香料涂抹尸体。据说，雅各（即以色列）死后，医生用香料涂抹他的尸体，而且整整涂抹了四十天。^⑥ 约瑟死后，人们也是用香料涂抹他的尸体，然后才将其收殓入棺。^⑦ 这两个例子所描述的是犹太人居住在埃及时的特殊情况，因此难免受到埃及习俗的影响，不过当犹太人返回迦南之后，为尸体涂抹香料的习俗显然已被接受为定例，只是涂抹的时间未必有那么长。例如有一女人把一瓶非常昂贵的雪花石膏浇在耶稣头上，耶稣对此解释说“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在为我的安葬作准备。”^⑧ 可见一般犹太人也把香料用于丧礼。

基督徒对于死者的涂油礼虽然可能来自于异教传统，可是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首先，香料不仅被异教徒使用于死者身上，而且也被他们使用于活人身上；早期基督徒则只限于在死人身上使用香料。其次，异教徒使用香料于尸体，主要是出于抗污秽和宗教洁净的目的，旨在保护活人的利益；而基督徒之使用香料，主要是出于肉体复活的观念，旨在捍卫死者的权利。最后，在对死者施行涂油礼的过程中，异教徒通常讲究仪式上的排场，喜用名贵的高级香料；而基督徒则因陋就简，刻意淡化死亡的哀愁气氛，所用香料多为就地取材，例如他们常常使用较为便宜的没药制成圣水，在仪式上向死者作简单的喷洒。

三、梦幻、异像和节庆

最早谈到基督教异像的文献也许是《启示录》，此文作者约翰声称自己在梦幻中获得异像，亲眼看到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中包括教会遭受迫害、反基督者的来临、上帝的天军在一场大争战中战胜了反叛的邪恶天使、撒旦被捆绑及千禧年王国的到来、最后的审判以及新耶路撒冷的建成、耶稣的复临，等等。^⑨ 此后，基督徒有关梦幻和异像的报道便多了起来。例如，活跃于2世纪中叶的土麦那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 69 - 155年）在被当局捕获前三天，曾经梦见自己的枕头被火烧掉，因此他断言自己必死于当局施加给他的火刑。后来他果然被用大火活活

① Cicero, *On the Commonwealth and On the Law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II, 24, 60.

② 详见 Richard Jones, 'Burial Customs of Rome and the Provinces,' in *The Roman World*, Volume II, edited by John Wach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 817.

③ Vergil, *Aeneid*, Everyman's Library, 1992, VI, 227.

④ Ovid, *Fasti*, Penguin Classics, 2000, III, 561.

⑤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Penguin Classics, 2003, II, 86 - 88.

⑥ Liber Genesis, 50: 1 - 3.

⑦ Liber Genesis, 50: 26.

⑧ Secundum Mattheum, 26: 6 - 12.

⑨ 参看 Apocalypsis Iohannis 有关章节。

烧死。^①又如,3世纪初非洲有一名叫珀皮图娅(Perpetua)的女基督徒叙述自己在监狱里所做的一个梦,她先是梦见自己在费力地攀爬一座通往天上的青铜梯子,梯子底部盘踞着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巨龙,梯子的两侧则系有刀剑、长矛、吊钩、匕首及长钉等各种利器;她还梦见自己在勇敢地沿着梯子爬上了天顶上之后的一系列美好情景。这个梦被认为预示着珀皮图娅的英勇殉道并受到天堂中耶稣基督的召唤。^②

早期基督教的梦幻和异像,显然来自犹太教。根据旧约的记载,被掳往巴比伦城的以色列人但以理曾经在梦幻中见到了一系列异像:他看见了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形状各异的巨兽;他还看见了坐在宝座上的“永远长存者”,看见了一个“像人模样的人”驾着云彩来到永远长存者面前,被授予了永不败坏的权柄、荣耀和国度。根据解梦者的说法,这些异像均以象征的手法预示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③上引《启示录》中约翰所见到的异像,从风格到内容上都与但以理的异像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就预示未来的启示录笔法而言,《但以理书》无疑是《启示录》的蓝本和原型。

《但以理书》还提到一个与释梦有关的故事。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把全国的术士召到了宫里,要他们讲解和解释他前夜所做一个自己已经忘记了梦,由于术士们无法满足国王的要求,他们均被残酷地杀害了;而但以理则最终成功地恢复了国王的梦境,并对之作出了圆满的解释,因而获得了重赏。^④在解释自己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时,但以理特别指出,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智慧胜过其他术士,而是他知道有一位天上的上帝,能显明一切奥秘的事情。^⑤这就是说,虽然在相信梦幻和异像的预示未来的作用方面,犹太人与异教徒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由于犹太人拥有独一上帝的启示,因此他们在理解和解释梦幻及异像的能力上,要远远超过异教徒。

除了犹太教的因素之外,早期基督教的梦幻及异像,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周边异教文明的影响。希腊人喜欢把梦兆与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悲剧主义理解联系起来。例如,据希罗多德记载,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梦见有人告诉他,他的一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结果无论这位国王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他的儿子还是被人用尖器误杀而死。^⑥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梦见自己的女儿撒的尿涨满全城,并淹没了整个亚细亚,占梦者告诉他,他女儿所生的孩子将取代他成为国王,并成为整个亚洲的统治者;于是阿司杜阿该斯千方百计提防此事发生,可是最终波斯人居鲁士还是取代他,并统治了几乎整个亚洲。^⑦罗马人似乎继承了希腊人的传统,只是他们的梦幻更多地与死亡有关。例如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恺撒在被刺前一夜,曾梦见自己忽而在云端飞翔,忽而与朱庇特携手;他的妻子则梦见自己家的屋顶坍塌了,丈夫被刺死在自己的怀里。^⑧皇帝卡里古拉在被杀的前一天,也梦见自己被朱庇特用右脚尖踢倒在地。^⑨

① ‘The Martyrdom of St. Polycarp’, 5; 15, in *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Introduction, Texts and Translation* by Herbert Musurillo,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② ‘The Martyrdom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as’, 4, in *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Introduction, Texts and Translation* by Herbert Musurillo,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③ *Daniel Propheta*, 7: 1-27.

④ *Daniel Propheta*, 2: 1-49.

⑤ *Daniel Propheta*, 2: 27-30.

⑥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Penguin Classics, 2003, I, 34-43.

⑦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Penguin Classics, 2003, I, 107-125.

⑧ Tranquillus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Echo Library, 2006, Book 1 ‘Life of Divus Julius’, Chapter 81.

⑨ Tranquillus 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Echo Library, 2006, Book 4 ‘Life of Caligula’, Chapter 57.

由于梦幻及异像与异教世界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历史联系，一些保守的教会人士并不主张基督徒通过它们去预卜未来，《十二使徒遗训》的作者便告诫说“我的孩子们，不要成为期待预兆的人，因为那是通往偶像崇拜之路。”^① 尽管如此，对于梦幻及异像的刻意追寻，仍然成为早期基督徒大众的重要崇拜习俗之一。不过，基督徒的梦幻及异像，与异教徒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别：后者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天命论色彩，而前者则散发着积极向上和乐观主义的气息，这也许是由两者截然对立的死亡观造成的。

此外，早期基督教的节庆也与异教有一定的关联。公元 354 年，著名抄写员菲洛卡卢斯 (Philocalus) 为罗马城制定了一个节日历书，该书的扉页上明确注明是献给基督的，历书包括 312 - 358 年间每年复活节的日期、未来五十年中复活节期的推算、罗马主教们下葬的日期、罗马殉道者们的一个日历、罗马主教的名单以及截止于公元 334 年的基督教大事记；书中所列的罗马执政官名单中也附有四件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件——基督的出生与死难、彼得和保罗到达罗马及其殉道。^② 仅从这些内容看，该历书无疑是基督教的。可是当我们再仔细察看此书的其他内容时，便不禁要为它的异教色彩而感到吃惊。这本历书每月录入的条目都带有一个详细的图解，这些图解多数与异教崇拜有关。例如，在一月份的条目中，有一个人正在献香，这被初步认定为一个正在向奥古斯都家族护家神献祭的防卫官员；在四月份的条目中，有一个男子正在跳舞，样子很像大母女神节上的舞者；在十一月份的条目中，出现了一个具有伊西斯神祭司特征的人物；在十二月份的条目中，出现了描绘农神节的庆祝场面。^③ 这充分表明，迟至 4 世纪中叶，基督教的节庆仍然被大量地混淆在异教习俗当中。

正是在这一部历书中，我们第一次见到有关耶稣生日的记载“12 月 25 日，基督出生于犹太的伯利恒。”^④ 这显然是基督教与异教习俗相妥协的一个结果。首先，最初的基督徒承袭希伯来人的传统，把纪念生日当作与一神教原则格格不入的异教陋习而加以摒弃。如《诗篇》的作者说“我是从邪恶当中被生出来的；从我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犯了罪。”^⑤ 先知耶利米说“愿我出生的那天受诅咒！愿我母亲生我的那天被忘记！”^⑥ 善人约伯也说“啊上帝，诅咒我出生的那一天吧，诅咒我被怀上的那一夜吧！”^⑦ 奥利金据此评论道“只有罪人会在这样的生日中感到高兴。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埃及法老以盛大仪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在新约中我们看到希律也这样做。然而，圣徒不仅不以仪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而且用充满的圣灵来憎恶这样的日子。”^⑧ 如今的基督徒却一反初期的传统，乐此不疲地为耶稣确定出生纪念日，这表明他们已经向异教习俗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其次，12 月 25 日原本是来自伊朗的密特拉崇拜中太阳神宰牛的日子，这一天也被看作是密特拉神（即太阳神）的生日。这种秘密崇拜于公元 1 世纪前后大举传入罗马，在罗马军队当中广为流传。公元 3 世纪后期，罗马皇帝奥列良 (Aurelian, 270 - 275 年) 把自己的军事成功归之于密特拉神的庇佑，因而进一步推进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密特拉

① *The Didache*, edited by Huub Van de Sandt,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2002, Chater 1.

②③ *Religions of Rome: Volume 1, A History*, edited by Mary Beard, John North and Simon Pr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79.

④ *Religion of Rome: Volume 2, A Sourcebook*, edited by Mary Beard, John North and Simon Pr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5.

⑤ Psalmorum, 51: 5.

⑥ Hieremias Prophetarum, 20: 14.

⑦ liber Iob, 3: 2 - 3.

⑧ Alfred C. Rush, C. SS. R., *Death and Burial in Christian Antiquit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Washington, D. C., 1941, p. 73.

崇拜，他开始把 12 月 25 日定为太阳神庙的节庆日。^① 几十年以后，基督徒采用同一天作为耶稣生日纪念日，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此举的本意可能在于争夺军队中的信徒，其客观后果则是使教会习俗更加异教化。有趣的是，教会人员并不忌讳谈论这种异教影响，例如在 386 年圣诞节的布道会上，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克里索斯托姆就公开申明“我们是从罗马人那里接受了这个节日的。”^②

四、结 语

早期基督教在与异教的长期斗争中，常常根据已有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对异教习俗进行巧妙的改造，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习俗。因此，基督教习俗虽然与异教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但它绝不是后者的简单翻新，它在采用后者的某些形式的同时，必然也要赋予其全新的内容。例如，从形式上看，基督徒的临终圣餐礼无疑继承自希腊罗马人给死者口中留下买路钱的习俗，但临终圣餐礼与信徒分享基督的圣体和圣血有关，它表明神为了人的救赎而作出的神圣牺牲，暗含人从神那里无偿地得到某种恩惠；而异教徒给死者留下买路钱的习惯，则与死者阴魂对于冥界神灵的谄媚和讨好有关，其中暗含着人向神的付出，而不是神给予人的恩惠。此外，由于死亡观上的大相径庭，早期基督教虽然借用了密特拉神宰牛的日子，为基督的出生确立日期，可是这只是作为神的基督的一个身份标志而已；在早期基督徒看来，由于死亡是通向来世永生的小小转折，任何凡人的生日都没有神圣的意义，只有作为神的基督，才可以拥有唯一的例外，即享有生日的纪念。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基督教的某些习俗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在基督教对外拓展的历史进程中，它无疑仍在不断地吸纳着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异教文化，因而形成新的基督教习俗，这必然进一步导致了基督教的本色化。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基督教是一个包容性十足的宗教，这无疑是人类宗教发展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John Holland Smith, *The Death of Classical Paganism*,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6, pp. 23 - 24.

② *Oxford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ited by Henry and Owen Chadwi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30.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United Front and Security: Two Foci of New China' s Religious Policy

Xu Yihua Liu Qian

Since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sixty years ago, China' s religious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policy toward relig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ited Front, however, have remained as the two major considerations of this policy, even 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nsiderations has changed over time. 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policy lines and provide a new angle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CPC' s religious policy.

Soldiers and Buddhism of Youzhou in Tang Dynasty

Liu Qinli

By using stone inscriptions compilation of Fangsha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military officers of Youzhou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Buddhist stone carvings. Second, it ha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buddhism aspirations, such as blessing Jiedushi and his families having good fortune and peace, happy birthday to the Jiedushi, and blessing him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Third, by stone inscriptions compilation of Fangshan, we can see that Buddhism had been used as a political propaganda tool by some of soldiers in Youzhou, military unrest, and the soldiers' strong concept of regionalism, etc.

Pagan Elements in the Social Customs of Early Christianity

Lin Zhongze

Along with successful rise of Christianity, many pagan customs were not given up completely, but rather transformed gradually as Christian customs. Christian funeral customs, including Viaticum, kiss of peace, closing of the eyes and mouth of the deceased, washing of the body, and embalming or anointing of the body, etc., can find each prototype in related customs of the pagan world; Christian dream and vision have a close connexion with pagan divination of dream; Many important festivals of Christianity can also trace to Greco - Roman world and even remote Oriental world. Although there is a so intimat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Christian customs and pagan ones, the former is not absolutely a simple reproduction of the latter, and while Christian customs inherited forms of pagan customs, some new substance must come into being sooner or later.

On the Literary Work and It' s Influence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 Modern History

Chen Jianming

Ever since western missions entered into southwest China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had made great progress among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The literary work contributed a lot to this development. By the way of translating and publishing the Bible, compiling hymns, tracts and textbooks, the missionaries helped minority people learn to read. Meanwhile, these publications served as powerful tools for the missionaries to spread the Gospel.